

國學小叢書

楚詞新論

謝无量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評註 諸子菁華錄

合購全 部三元

我國古書。經史而外。以子籍最爲廣博。古今各家學術。悉萃其中。但以卷帙浩繁。文字奧衍。學者每有望洋之嘆。本館特聘江陰張之純先生編輯是書。依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雜家。兵家之次序。共選十八種。就原書擇尤採錄。詳悉評註。并細加圈點。學者得此可以參考。可以自修。誠文學家之寶筏也。茲將分冊價目列下。

淮南子	尸子	韓非子	管子	列子	文子	揚子法言	賈子新書	晏子春秋	荀子	春秋繁露	老子	莊子	鶡冠子	商君書	墨子	呂氏春秋	孫子
三册	一角半	一角半	二册 四角	一角半	一角半	一角	二角半	一角半	二角	一角半	一角	二册 三角	一角半	一角半	一角半	二册 三角	一角半

元又(173)

Chinese Classic Library
A New Treatise on Ch'u Ssu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初版
十二卷
楚詞新論(一册)

國學小叢書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謝无量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楚詞新論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屈原歷史的研究	一一
第三章	楚詞的篇目	三一
第四章	離騷經新釋	四四
第五章	屈原的思想及其影響	五六
第六章	楚詞評論家之評論	六九

楚詞新論

第一章 緒論

中國學術，在春秋戰國之時，隱隱就有南北兩派。文學上也是一樣。不過北方文學發達較早，南方文學發達較遲。這種痕跡，往往被人忽略了。

楚詞是代表南方文學一部最古的書，屈原自然是楚詞這種文體開創的人。所以要研究楚詞，先要研究屈原那時候南北思想的異同是怎麼樣。

孟子許行章，頗能表示當時南北思想之衝突，今把他寫在下面，來做我們研究的根據。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民。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食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然後中國可得而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下略）

許行不過南方學者之一，他的學說，暫且不去批評他。單看孟子那樣稱贊陳良，說他以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北方的學者，也不能比他好。孟子自然是以承繼北方學統自命。他於批評許行學說以外，著實說些堯舜禹稷的功德。又說陳良所悅是周公仲尼之道。這都是北方學統的代表人物。又看他批駁許行不算。還要那種痛罵楚國，說甚麼「南蠻鴟舌之人」，「用夷變夏」說甚麼「荆舒是懲」

楚

詞

新

論

可見當時南北學派，已有對峙的形勢。南方學者的來源，又多半在楚國。所以孟子那樣恨他哩。**孟子不返就事治事何至有北學派之事** 此作何事

南北學派的區別在那裏，現在祇能說他的大概。北學是到孔子的時候纔集其大成。他們崇拜的人物，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他們所講的是仁義。南學的發動者，恐怕就是老子。以後流為許多學派。他們總要同北派立異。（譬如北學講堯舜以後，南學就要推到堯舜以前，如許行要講神農，老子一派道家要講黃帝，也是一個例子。）簡單說起來，北學好比一個守舊黨，他們要保存古來聖帝明王的遺法，回復周公的舊典。南學好比一箇革新黨，他們主張破壞舊思想，用新的方法，來改造社會國家，不過他們所用的工具，不是一樣，總之都和舊派反對就是了。在善讀古書的人，大概都容易發見這個證據，曉得這個分別。

說堯舜周孔也說六經，但他們的解釋總與北學不同。

南學也有時候也

北派的發祥地，自然是魯國。他們的開山祖師，就是孔子。他的門弟子很多。

後來成爲儒家一派。戰國時候，儒家的巨子，總算孟子荀卿。孟子是純粹北派正宗，荀卿就多少有些南方化了。南派的發祥地，却是楚國。他們的開山祖師是老子，以後直接間接流爲許多學派，都是攻擊儒家，和北方派學者反對的。

近來有說戰國時諸子都是出於老子的。如廉江江瓊讀子厄言之類我們也不必完全替他附會。但是淵源確鑿的，也實在不少。老子是南方最大的學問家，所以這些持異說的，直接間接都要與他有些關係。楚國是南方最大的國，所以這些持異說的，都要直接間跑到楚國。這是事實上容易找得出證據的了。

我們且看孟子荀子書上所最不滿意的當時一般學者是些甚麼人？孟子極力詆毀楊朱、墨翟、及公孫衍、張儀。荀子非十二子及解蔽、天論、諸篇所攻擊的，有老子、莊子、墨翟、惠施、鄧析、申不害、慎到。其餘不大流傳的數家不算我們將他分析起來，老子楊朱、莊子是道家，墨翟是墨家，公孫衍、張儀是縱橫家，惠施、鄧析是名家，申不害、田駢、慎到是法家。可見這幾家都是與北方固有思想不同的。現在且研究這

幾家同楚國的關係。

(一)道家 老子楚人。莊子楚人。這是無可疑的。楊朱是老子弟子。看楊朱篇，他們問答

之詞可知

(二)墨家 墨子魯人或楚人。畢沅以為楚人。孫詒讓以為魯人。莊子說有南方墨者

(三)縱橫家 出於鬼谷子。張儀蘇秦，俱是鬼谷弟子。皇甫謐說鬼谷子楚人，隱鬼谷山

(四)法家 法家本淵源於道家。至商鞅始立法家規模。但商鞅的老師是尸佼。也可以說法家出於尸佼。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佼。劉向別錄同。向序

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以後申韓慎到，都是淵源於

尸佼商鞅了。慎到相為楚相

(五)名家 名家實出於墨子辯經。其後流為別墨。莊子天下篇說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屬，與南方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論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舛偶不侔之辭相應。這就是敘墨辯流

為名家的淵源。所指的南方，大約就是楚國了。魯勝墨辯序說墨子立名本公孫龍惠施祖述其學。現在名辯可見的，祇有公孫龍惠施二家。公孫龍大約是北墨，惠施大約就是南墨。惠施常和莊子往來，恐怕也是楚國的人。說舊

惠施是魏人，恐係因他嘗作魏相的緣故，不足信。

這已上和北方思想反對的五家。細看起來，都同楚國有些關係。墨子雖不能確定他為楚人。但是他常往來於宋楚之交。宋這個地方，是南北的樞紐。也是當時異說交會之區。莊子平時不大出來游歷。他同惠施似很密切。故疑惠施也是楚人。當時南北兩派，界限是極分明的。你看孟子那樣詆毀南人。北學的巨子，亦不輕易為南方所容納。荀卿晚年游楚。春申君直到滅魯以後，纔用他為蘭陵令，以為他是個舊學先生，於這地方最為人地相宜了。北學巨子是指儒家一源其餘北人而治刑名法術

之學者，則是早已同化於南方學派了。

南北學術思想，既如此不同，在文學上也是一樣。北學所尊奉的六經，就只

有詩經一種是詩歌。他所采的詩都限於北方。我們拿十五國風來考證。周召王、幽、是周室的王畿。其地在今陝西、甘肅、河南的一部。內有湖北邊地。衛國（包括邶、鄘、衛風）在今直隸山西。鄭國在今河南。齊國在今山東。晉國（包括唐風、魏風）在今山西。秦國在今陝西境內。陳、檜在河南。內有湖北小部。曹國在直隸山東。此外魯國亦在山東。這樣看來，幾於全部都是北方的作品。那時楚已是大國。獨未采有一詩，不知何故。到了戰國以來，楚的區域更加擴充了。所有江漢、荆湘、吳越、淮泗，都是楚國的範圍。論他的國力，當然可以代表南方。他學術的發展，又矯然與北方不同。講到詩歌，根於人心，也應當有一種獨立的特質，能顯示南方民族文學的思想。這時候纔有屈宋那種創造的文體，為順應時代精神自然的產兒。後人加以楚詞之名，拿他來對抗北方十五國風，真是確當而無愧色了。

講到楚詞的創造人物，大概祇有屈原。其餘不過配角罷了。然自來楚國的文體，恐怕就有些與北方不同。屈原纔適用那種體格音調，寫出離騷等大篇。所

以後人就推他爲楚詞之祖了。且看老子是楚國著書較早的人，他那文體有許多地方，很像詞賦。今引一段在下面：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哉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垂垂兮若無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其母。

再看越絕書吳越春秋中的詩歌，雖或者都是出於僞託，然很少像國風那種整齊的詞調。大概也是模仿南方固有的詩體。說苑那書較爲可信，內中有一篇越歌而加以『楚說』的：

今夕何夕兮，牽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劉向加以『楚說』二字，證明他是由越歌而譯成楚國詩體的。其音調真與楚詞不殊。可見當時普通詩歌體裁，就是如此。

北方文學的代表那部詩經，他本來是國家學校裏用的教科書。看他格律何等整齊，楚詞的文句，就多不規則了。詩經說甚麼賦比興風雅頌六義，却是毛義罕有直指賦體，楚詞就直是以賦爲主了。六義之中，雅頌是頂莊嚴典重的體格，楚詞就全然漠視這種意味了。楚詞雖有橋頌與詩經頌義全沒相干。今再將詩經和楚詞的異同約略比較：

(一) 詩經以四言爲主，楚詞文句參差不一。詩經亦有過四言者。

(二) 詩經章節有定，千篇一律。楚詞溢出規矩，任意變化。

(三) 詩經重在風雅頌，楚詞全沒風雅頌。

(四) 詩經說甚麼王者之化，后妃之德，楚詞全沒這些。

(五) 詩經所尊重的，是人間庸俗的道德，楚詞所尊重的，是超入間的思想。

(六) 詩經的神，是天神地祇，楚詞的神是江妃山鬼。

(七) 詩經是溫柔敦厚，婉而多諷。楚詞是露才揚己，顯暴君過。班固顏之推說

(八) 詩經昭事上帝，楚詞就要問天。

(九) 詩經有懷舊俗的意思，楚詞有創新國的意思。

(十) 詩經的精神，是柔性的，他化的。楚詞的精神，是剛性的，自決的。

總之詩經的好處，不是楚詞的好處。楚詞的好處，不是詩經的好處。詩經和楚詞是不同的，南方文學的思想，和北方文學的思想是不同的。他們各有他們的歷史，各有他們的環境，是不能併爲一談的。後來批評註釋楚詞的人，或者用北方的思想來解釋他，或者用詩經的精神來範圍他，豈不錯了。現在所以要作這部楚詞新論，將他來細細研究一下。

第二章 屈原歷史的研究

屈原是楚詞之祖，要研究楚詞，第一就要研究屈原。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古來並不發生。現在纔彷彿有這個話。

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著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說「屈原並沒有這人」。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那些選古文的人，差不多箇箇都選這篇不貫氣的文章，認他神韻最好。真是瘋子。他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詞是詩經的旁支。他那經學上的主見，以為詩經本是天學。所講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詞也是一樣。所以有那些遠游出世的思想，和關於天神魂鬼的文詞。也是適用詩經應該有的法度。這種廖先生所創的特別經學系統，我們不敢批評。但他的說法，實在比匡衡所說的齊詩還新奇得有趣。我當時自然也就解頤了。他第三件說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記「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

令樂人歌弦之。

始皇三十六年

這就是廖先生的根據。但平空在文學史上去了一箇

屈原，加了秦始皇或秦博士，豈不連楚詞這箇楚字，也要推翻了嗎。

廖先生所說的第二件，第三件，或者是我們不懂，或者是我們找不出法子來證明，且不去議論他。但他所說的第一件，是很有意思的。我們研究楚詞的人，自然應當先研究屈原的歷史。我一箇月以前，看見北京努力週報的讀書雜誌上，有胡適之先生的一篇『讀楚詞』。他也對於屈原這人的有無，有些懷疑。他第一段就是批評史記的屈賈列傳，好像與廖先生的說法差不多。今列在下面。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箇人究竟有沒有。爲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爲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子）傳末有之，『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及

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流放，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曾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

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胡先生的疑點，都很有道理。但是他『讀楚詞』的第二第三兩段，也並不堅執屈原必無其人。不像廖先生那種絕對的。不過他們對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同樣的懷疑就是了。總之懷疑史記是一事，屈原的有無又是一事，就是史記都不對，也不能說屈原這個人完全沒有。況其中恐怕還不無研究的餘地嗎！

大凡批評一種書，其觀察點也分兩派。一派叫做流別派。一派叫做校勘派。如乾嘉以來王念孫父子那一流，就是校勘派。章實齋那一流，就是流別派。校勘派注重的是文句，流別派注重的是源流。兩派各有所長，也要互相爲用。不用校勘派的方法是正文字。則古書章句舛謬，義解不明，不能引起向上的研究。不用流別派的方法考證源委，則古代思想之來歷，需要變遷，不著不能實認一種學術之系統及價值。所以校勘派能減少學者渾樸的盲從，流別派也能解決學者暗昧的疑竇，二者都是不可相離的了。上面所引『讀楚詞』那一段，正是適用校

勘派的方法。因為要答復屈原這人究竟有無的問題。所以不能不再用流別派的方法，將這問題，加以觀察。

假令我們要批評史記這部書，第一先要曉得這書編集的時候是怎麼樣。第二先要曉得這書流傳的時候是怎麼樣。如果史記這書靠不住，與史記同時代的那些書也都靠不住。因為他們編集時的情形，和流傳時情形，應該同史記差不多的。我們不能單單責備史記了。

講到編集的情形。無非先要搜羅一種材料。若論史料的徵集。在春秋時候，那種為難的情形，就是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了。這雖是古今通義，然在太史公的時候。書禁不過纔開，古書尚未全出。對於所傳聞世的人物。考證尤不很容易。他同時並存異詞，也是有的。所以史記書中，往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講到流傳的情形。那時候的書，都不免有為人所雜亂或增補的。這是一部份關於心理，一部份關於事實。關於心理的，是古人立言，所以為公，並不大有據

爲已有的心理。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篇說這個道理最詳所以著書的人，不妨公然抄襲前人的成文。至於流傳的人，他 sometimes 可以隨便增補或雜亂古人的文字，他們在那個時代，視這等爲很尋常的事。就是偶有異同，也不拿他十分頂真。這是由心理方面所釀成的流傳的錯誤。至關於事實的，就是那時候各種書籍的傳本，全憑寫錄。懶惰的人，或者便要刪書，好事的人，不免隨手多寫幾句。一書既有多本，傳之既久，那文句較多的，而且被人認作善本，從此就訛以傳訛了。這是由事實方面所釀成的流傳的錯誤。

這種流傳的弊病，在漢興百年最甚。就是經書，當時列於博士。除了造緯作記的不算外，那各經的異文別義，隨處都有。王充論衡儒增篇，很爲嘆息此事。況且史記不過記事的書，屈原這等有有趣的人，他們看史書本來不比經書那樣尊重，隨便增補些文句在內，更是毫不足奇。凡是西漢以前的人物，我們細細考察起來，那一個的歷史靠得住，在韓非的時候，他已經說「各家所稱的堯舜不同，

不知那個是真堯舜。近來廖季平，康長素，就說堯舜也恐怕無其人了。就如前章所講的南學巨子老聃，莊周，他們的歷史，何嘗不可疑。何嘗不可以說他們並無其人，豈止屈原一個嗎？所以在這種立言爲公的風氣未盡亡的時代，在這種古書借抄寫流傳可以隨便增補的時代，我們要對於一個人的事蹟，處處尋出確鑿的證據，是很難的。

現在再研究我們懷疑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地方，可以確定一部分是這書流傳的過失，或者也可以假定一部分是這書編集的過失。譬如我們疑屈賈列傳後，太史公不應說到孝昭，又不應於孝文之後接說武帝。這段話自然是後人所加刪正，坐在流傳的過失了。

司馬相如傳後也有揚雄的話，這明是後人所補，我們不能因此疑到相如並無其人。

至

於敘事不明及與他傳互異的，也可以說全被後人竄亂。也可以說太史公編集的時候尚未修定。史記是太史公外孫楊惲所上，太史公歿時，全書本未完成。有數篇係褚少孫等所補。屈原賈生列傳，或太史公甫經排比舊文，猶待筆削。看他

中間論屈原一段，謂其可與日月爭光，盡是抄的淮南王離騷傳。可見他並列異說，不過爲史料之預備。所以有矛盾之處。就是別列傳，也很多這種痕跡。

我們既已證明所懷疑屈原賈生列傳的地方，盡坐在這書編集時之過失，或流傳時之過失。而且這等過失，那時代的書，是普通都有的。那時候名人的事蹟，也都是傳聞異詞，很難考據得確鑿的。所以我們不能因爲這篇列傳的敘事不明，就對於屈原本身存在的問題，也起了疑惑。

然則我們就這樣恍恍惚惚，承認屈原這人是有的嗎！現在還有以下的三種證據：

第一 因爲南北學派淵源不同，南北詩歌淵源不同。學術上既有許多巨子，則詩歌方面也應當有傑出的人物。所以楚詞的創作者——屈原，是決定有的。

第二 楚國這種大國，他要亡國以前，國內情形，是很慘痛的，所以他宗室當

中，應當有這種狂激的人物。所以屈原歷史的事蹟多少是可信的。

第三 離騷流傳以後，許多文人擬作楚詞也就成爲一種特別文體。屈原在文學上影響如此之大，所以他這個人，斷不會無的。

據以上三種理由推論，我們可以確信屈原這人是決有的了。此後我們可以再研究他的事蹟究竟是怎麼樣。

要研究屈原的事蹟，當要曉得那時候楚國的大勢。戰國的天下，列強擁兵割據。一般政客操縱時局。當中最大的，就是秦楚兩國。屈原早年，正是蘇秦張儀得意的時候。他們操縱時局的辦法有兩種。一種叫做『連橫』，一種叫做『合從』。合從是合諸國去攻打秦國，連橫是連諸侯去奉事秦國。楚威王在日，蘇秦正在從事他的合從運動，看他說楚威王的話：

夫秦虎狼之國也。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是讎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

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戰國策）

看蘇秦這段話，可見秦國當年勢力之大。諸侯都要割地去媚他。故蘇秦想連合起來同他抵抗。再看楚王回答蘇秦的話：

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齊當楚，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同上）

威王這段話，於當時大勢，瞭如指掌。可見外交上韓魏是同秦有些接近，不可靠的。羣臣中間恐怕也有親秦一派。不足與謀。那時蘇秦是做趙國的代表到楚。楚王既聽信他的話。蘇秦又游說燕齊韓魏四國。那六國合從的局面就成功。

了。凡秦出兵攻一國，各國就出兵援救。這是蘇秦抗秦的一種計畫。那時楚國大
 約被推為從約之長。威王死後，其子懷王繼位為從約長，却是這種合從的局面。
 楚國以外，齊國的關係最為重要。楚必須聯齊，方能制秦。所以秦國想出許多法
 子，要挑撥齊楚的惡感，使他們絕交，他纔好於中取事。不過蘇秦方佩六國相印。
 秦國政策不易生效。他又派人到楚，納交他的朝臣，大行賄賂，連宮人鄭袖，都被
 他巴結上了。這是秦人的苦心。也是外交權略上應有的事。後來蘇秦又死，張儀
 的勢力格外膨脹起來，終把懷王騙到秦國。楚從此大受打擊，不能與秦並爭。
 遙想自蘇秦到楚以後，楚國明白大勢的人，料沒有不主張抗秦的，也沒有
 不主張聯齊的。祇有一般小人，或是受金錢運動，纔贊成親秦絕齊的政策。屈原
 何等樣人物，他見國勢危急，自然也是與親齊抗秦一派一鼻孔出氣。可嘆那些
 朝臣宗室當中，多有不明事理，或是暗受運動，甘心依附強秦的。屈原心中不免
 憤慨，也是情理之常。細看秦國外交政策，第一步是要齊楚絕交，屈原是親齊一

派的人，他使於齊國，是可信的。以後他也必然阻止懷王入秦。都因事機不巧，蘇秦竟先在齊國被了暗殺。那種合從之約，本早是有名無實，齊閔王又想代楚國做從約之長。蘇秦既死，齊楚的關係，無人往來疏通，以致意見隔閡。秦國自在楚行賄挑撥以外，又與楚王結婚姻之好，以致受騙。秦的外交政策，竟大告成功了。

楚國當時大勢既明白了。我們再來考究史記屈原列傳中的事實：

(一)『屈原為楚同姓』這事是可信的，列證如下，

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新序曰，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

離騷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

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屈原自序之詞

王逸楚詞章句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

姓曰昭屈景。洪興祖補注：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平姓，又後楚武王子，稷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

云景半姓楚有景差漢徒大族昭風景三姓於關中

(備考) 亡友劉申叔說，昭姓源流不可考，後世亦無昭姓。惟屈景二姓是楚同姓。史記所說屈原諫懷王及使齊的話，戰國策都作昭睢，無屈原名字。恐怕昭睢就是屈原。古音本通。太史公在別處也有說到昭睢的事，那是史記當時未暇排比改正。屈原傳說原爲懷王左徒。後來又說三閭大夫，三閭二字恐是左徒之誤。王逸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全是王逸望文生義的臆說。元和姓纂，又承王逸之誤。

(二) 「屈平曾仕於懷王被讒見疏」這也是可信的。

史記曰，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

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原。

九章惜往日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指威以照下兮，明法

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媿。言待賢臣至他就可祕密事之載

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敦厚之意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

不清激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

弗思。曾國藩以惜往日不類屈原作，然他所指正是屈原造，憲受譏的事，無論如何也是近於屈原時代的人作的。

(三)「屈原曾參與當時外交事務，並曾使齊。」這也是可信的。

史記曰：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伴去秦，

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

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

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

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因屈原是主張聯齊抗秦的，故史記將秦國如

何運動楚懷王絕齊的事，記在傳內，又以屈原是親齊派，所以懷王用他出使於齊，那絕齊運動，是張儀在那裏主幹，屈原因此痛恨，叫懷王殺他。

新序曰：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

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

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

離騷曰：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與皇

指楚忽奔走以先後兮，指出使於齊及周旋外交等事及前王之踵武。前王指楚威王，謂在意繼續威王之聯齊抗秦

政荃香草喻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

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靈修在此楚國亦有時喻君曰：黃昏以為期兮，

羌中道而改路。此言方奉使往齊之日本言聯齊抗秦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

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言國家政策變數化

劉向九懷離世曰：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指懷王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

因其變更先王政策故愆之愬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與兮，即聽夫人指鄭袖之諛辭。此段亦是

代屈原敘說其外交政策不行之事

(四) 『懷王入秦，屈原曾經諫阻。』這事也是可信的。

史記曰：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

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

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

也。屈平既嫉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楚世家說諫楚王入秦是昭雎的話，昭雎果然真是屈原，自無問題，即使

不是屈原，這等大事，諫止的人，想來不是一個，屈原從前本是懷王親信的人，又是宗族，初放，無非暫時，早已召回，又曾出使於齊，入秦的事，自然大與他的

政策反對，他諫阻國王不行，也是意中。

(五)「屈原至襄王時，再被放逐，發憤投江。」這事也是可信的。

史記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屈原所謂獨醒的意思，是說大家不覺秦國的變毒，可怕，還要與他親近，止有他知這事危險。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

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昏憤的意思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九章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湖。乘鄂渚而反顧兮，欷音哀

解字秋冬之緒餘風步余馬兮山皋。邸息余車兮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

而擊汰。榜是船是有窗的船吳船容與徐動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意朝發

枉渚地名地兮夕宿辰陽。地名地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澱浦名水余儻個施

兮迷不知吾所如。此敘再放涉江的事

又哀郢曰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痛懷兮甲日之鼂早

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閩兮惴荒忽其焉極。楫舟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

得。又曰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此亦敘再放情形蓋經九年不得回楚

又惜往日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

識。此言楚國尙有大禍在後不知死乾淨又說他早有投水之志因要作詩辭記那小人壅君之事識字作記字解

賈誼弔屈原賦曰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名水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

兮迺隕厥身。

東方朔七諫初放曰，平原屈生於中國兮，長於原野。野言語訥謔鈍兮，又無彊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又沈江曰，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王褒九懷曰，屈子兮沈湘。

劉向九歎遠游曰，灣揚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

已上是屈原自述及王逸前詞賦中所記屈原沈江的事。可見這種傳說是很早的。現在我再簡單作一個屈原小傳如下：

屈原，楚同姓。事楚懷王，頗見信任。因草憲令，被讒見疏。不久召還，參與外交事務。他的主張，是拒秦聯齊。曾出使齊國。懷王將入秦，他也力諫不聽。後懷王久留秦，楚國無主。屈原憤恨他的政策不行，作離騷。有怨刺的意思。襄王即位，

屈原又被讒再放逐。在沅湘之間，九年不返。因自沈汨羅江死。

第三章 楚詞的篇目

楚詞這兩個字的來歷，恐怕西漢初已經有了。漢志雖僅有屈原賦二十五篇。但是漢書朱買臣傳，說他善楚詞。又說宣帝時有九江被公善楚詞。班孟堅說：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詞。

據班氏所述這些人，大概都是能作楚詞的，不過其詞有傳有不傳。現在的楚詞篇目，標明是劉向所定。但古本第一是離騷經，第二是九辯傳或九歌傳。此下每篇皆有傳字。今却無此傳字了。朱子楚詞辯證曰：『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按楚詞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

楚

詞

新

論

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這個傳字，當然劉向手定時所有的。以後不知何故削去。至於傳字的意思，朱子是依據鄭康成詩譜，在詩經當中分出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的說法。但是鄭氏並沒有叫其餘的詩做傳。況且劉向傳魯詩，鄭康成受毛詩。劉向下這個傳字的意思，是否與詩經相干，是否與鄭氏正經的意見相同。我們無從證明。不過無論如何，傳總與經是有區別的。或者劉向覺得離騷經確然是屈原所作，其餘也有說是屈原作的，也有說不是屈原作的，他也難於辨別，所以持一種懷疑的態度，將九歌以下諸篇，及宋玉諸人所作的，一律都謂之傳。但這是我的臆說，近於武斷。我也不敢十分主張。至於劉向所定的目錄次第，現在王逸章句和釋文就有不同。到底誰是誰非，我們也不能知道了。

大約王逸的篇次，恐怕已不是劉向的篇次。今日所傳王逸本的篇次，恐怕又不是當時王逸本的篇次。至於每篇作者的問題，除了根據古代的傳說以外。

也難得別種適當的考證方法。漢志已有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九歌篇九問九章篇九遠游卜居漁父已足二十五篇之數。此外又有大招王逸以為屈原或景差作。王逸想也無非據古時傳說來定每篇的作者。惟班孟堅所稱作楚詞的人並沒有王褒。那楚詞最後的王褒九懷劉向九歎或是劉向增入的。王逸自作的九思或是王逸自己增入的了。現在再就王逸本楚詞每篇略加評證。

離騷經第一

屈原作俟下章詳論

九歌第二

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章之曲。

朱子集注曰蠻荆陋俗詞既鄙俚……屈原既放逐見而感之頗為更定其詞

去其泰甚。又辯證曰：篇名九歌，而實有十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為陽數者，尤

為衍說。案此五臣說

案王逸據古來的傳說，以九歌是南國祀神的樂章。是屈原所自作。朱子格外細心，以為既是祀神樂章，從前必有古詞。不過屈原略加改定。凡是文字受他人改定，就往往戴了他人的名字以傳。這種事實，確是有的。此外王逸對於九歌，又有他自己的臆說。說是屈原「上陳事神之敬，下明己之冤。託以諷諫。」這話完全出於理想。他註子裏面，也有些地方，照這樣附會。康熙間林雲銘的楚詞燈，極力駁他不然。我們研究楚詞的人，祇應該把九歌當一種祀神的曲子看待。他的篇名是：

(一) 東皇太一 天之尊神

(二) 雲中君 雲之神

(三) 湘君 湘水之神

(四) 湘夫人 湘水之神

(五)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所祀疏引星傳說，三身上帝，命文昌，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

(六) 少司命

(七) 東君 日神

(八) 河伯 河神

(九) 山鬼

(十) 國殤 祭戰死人的歌

(十一) 禮魂

天問第三

樂善終人之歌

九十二皆祀鬼用也篇有十一而第言九一亦在以此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疲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呵而問之。以溲洩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又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

案天問一篇，是屈原游玩祠廟，偶然題壁的。亦可以見他的狂氣。當時或僅是些斷句，後來愛重屈原筆墨，把他彙在一起。不過文義無甚序次。因為本非著作。古來就有畫壁風氣，也有鐫刻的。祠廟陵墓皆然。如漢武梁祠堂造象等，旁

邊也題數句，天問恐怕即是此類。不過他是一種呵問態度。很有奇異出人的思想，與尋常題壁不同。據王逸說曾經多人註解，那確爲屈原所題，更無疑義。但不必拘定詞賦格式看他。

九章第四

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朱子集注曰：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抵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疎鹵，尤憤懣而極悲哀。

九章諸篇，很像屈原自述的口吻。斷爲流放以後所作。但詞義較爲顯直。朱子以爲非一時之言，確有見地。或疑其中亦有係後人擬作的。總之於考求屈原

的思想及歷史。此篇最有關係，即係偶有擬作，也是出於與屈原時代最近的人。九章的篇目是：

(一) 惜誦 林西仲云：此屈子失位之後，又因事進言得罪而作。 (二) 思美人 林西仲云：此屈子思懷王所作。

(三) 抽思 思楚王之詞。 (四) 涉江 也是自述之意。 (五) 橘頌 屈原自己比德于橘。

(六) 悲回風 也是自寫憂思悲憤之極。 (七) 惜往日 自述草憲被讒之事。 (八) 哀郢 哀楚國。

(九) 懷沙 據史記懷沙是屈原絕筆。 (林西仲所定九章，較有次第，今依他的先後。)

遠游第五

王逸曰：遠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乃深惟玄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朱子曰：遠游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案遠游是後來游記傳所從出。可見屈原晚年超人間的思想。

卜居第六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案朱子說此是『屈原哀世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陽爲不知，二者是非可否，託於著龜，以警世俗』，頗爲有理。

漁父第七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詞以相傳焉。

案此亦是屈原設詞。

九辯第八

王逸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

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因而作詞。亦采其九。以立義焉。

招魂第九

王逸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憐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案古有招魂之禮。屈原晚年。或狂激失度。故宋玉託此以招其魂。正是文人悲哀寓意所在。但未必志於諷諫。亦不是楚俗用此施諸生人。

大招第十

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莫能明也。

朱子以爲是景差作。因考宋玉大小言賦。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閒退。此篇與之相近。

惜誓第十一

王逸曰，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

招隱士第十二

王逸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案此篇是泛泛招隱士的意思，未必是指屈原。

七諫第十三

王逸曰，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七諫篇目是：

- (一) 初放
- (二) 沈江
- (三) 怨世
- (四) 怨思
- (五) 自悲
- (六) 哀命

(七) 謬諫

以後世諍詞小說之嘆矣

哀時命第十四

王逸曰：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亦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

九懷第十五

王逸曰：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於篇。

九懷篇目

- (一) 巨機、(二) 通路、(三) 危俊、(四) 昭世、(五) 尊嘉、(六) 蓄英、
- (七) 思忠、(八) 陶壅、(九) 株昭、

九歎第十六

王逸曰：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

九歎篇目

楚

詞

新

論

(一) 逢份、(二) 離世、(三) 怨思、(四) 遠逝、(五) 惜賢、(六) 憂苦、
(七) 愍命、(八) 思古、(九) 遠游、
九思第十七、

王逸曰，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陽人，博雅多覽，讀楚詞而傷愍屈原，故爲之作解。……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作頌一篇，號曰九思。
九思篇目

(一) 逢尤、(二) 怨上、(三) 疾世、(四) 憫上、(五) 遭厄、(六) 悼亂、
(七) 傷時、(八) 哀歲、(九) 守志、

已上僅臚列今本王逸注楚詞的篇目。楚詞特點，是屈原後諸人著作，都是說屈原的事，有明說的，有暗指的，好像屈原的祭文輓聯一般。至於屈原的著作，離騷經一篇，猶且不無難解的地方。其餘因爲流傳如此之久，恐怕文句篇目，不免經人雜亂補益。所以劉向分別經傳的辦法，是最有學識的。但是我要聲明，我仍絕

對信任古來的傳說。屈原有賦二十五篇，是可靠的。却自然也免不了我上章所說那兩種流傳的毛病。一種是言公的心理漫附撰名。一種是傳寫的隨便，增改文字。因此屈原的二十五篇及宋玉的幾篇著作，都有時要引起人的懷疑了。

(備考)胡適讀楚詞第二段，他依他的意見，將屈原二十五篇，他是連招魂大招算的按

照時代列了一箇表如下：

(1) 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 九歌

(2) 稍晚——屈原 離騷

九章的一部分

(3) 屈原同時或稍後 招魂

(4) 稍後——楚亡後 卜居 漁父

(5) 漢人作的 大招、遠游

九章的一部分

天問

努力週報的讀書雜誌第二號，又有陸侃如的大招，招魂，遠游的著者問題，他到承認招魂是宋玉作的。他也說大招是一個東漢時的無名氏仿宋玉的招魂，冒屈原或景差之名而作的。他的理由是，大招中有兩句「小腰秀頸，若鮮卑只。」王逸註說鮮卑是帶名，恐怕因這帶係自東胡那鮮卑地方傳來，纔有這箇名稱。又考東漢前無人知鮮卑，所以說是東漢人作的。

按鮮卑或係誤字，就令果是帶名文字。

義仍舊不通
王逸註附會

他說遠游也是東漢人僞託的。他的理由是（一）遠游所表現的

思想，與他篇不同。（二）這篇所舉的仙人名，大都屈原時所無，如韓衆、王喬。

（三）這篇有抄襲司馬相如大人賦之處。（甲）襲他的結構。（乙）抄他的詞句。

第四章 離騷經新釋

離騷經是楚詞的第一篇，也可以說是楚詞的正經。的確是屈原所創造的南方文學最早的一部大著作。但是這書也免不了我所說的那種流傳的過失。想起

來他中間有錯亂的，有增加的，有脫佚的地方。都是著實不少。我們祇能看出他個大規模罷了。但是幾千年來，被那些沈溺於北方思想的批評家，註釋家，把他那南方文學的精神多埋沒了。我姑且用我的我見，下一個簡單的新釋。

離騷經新釋

我這新釋，文句是很簡單的，理由或者也是很薄弱的，是要稍為把我區區這新觀察點，獻與現在研究楚詞的人，大家研究。所以也不在乎要說許多。

帝高陽顛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原父攝提星貞正於孟陬正兮。惟庚寅吾

以降。庚寅皇皇覽揆察余於初度初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

靈均。右第一段存是自序劉知幾說這是自序之祖我看起來這是現在所

的這種戲文歌曲所謂能為漢初帝王貴族歡喜楚詞舊說隋有僧道憲尚能流行

他做楚讀楚詞音韻北方切唐初猶有其傳可見這一種也是南方文學的特色表叫

自我是某人表字某也是承屈原以來相傳的體格證明戲曲絕不是北方

問平庸普遍的格調來發揮他箇性的精神。所以離騷是古代平民文學中的大作物。故當時能得到一般的信與。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佩帶離芷

蘭等香草汨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采阝名山之木蘭兮，夕攬洲之

宿莽。草日月忽其不淹留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當乘壯年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乎先路。

以賢為導右第二段。屈原自贊生有美德，當努力上進。

昔三后之純粹兮，三后指楚先王因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此是

指當時的好政治，或政策，但不能確證。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賢明的國君，或政治家，總是循正當的軌道。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惡君壞政治家，就歡喜捷徑。

右第三段。批評楚國從前政治或政策的好。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邪黨行險，暗指當時聯秦一派。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國楚

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指他因要救國，加入政治運動，暗含造憲使齊等專及前王。指楚前世三后或專指楚威王之

踵武。繼續先王。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

兮，忍而不能舍也。愛國之心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右

第四段。述他從政的理，及被讒的事實。

日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疑係暗指

言方奉使走到中途，國內忽然改變政略，與秦和好。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傷國家政

第五段。此段敘他政治上的經歷。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

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嫉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

穢。右第六段。此段似乎是他日所預定的政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滿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厚責各與心而嫉

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

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姱美練要精要兮，長顛頷亦何

傷

頤頷食不飽而黃之狀

擥

木根以結

蔭

兮貫

薜荔之落

藥

矯菌桂

以紉

蘭兮

索

胡繩

香草可作繩

之纏纏

右第七段

此段似說不願枉道求合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

王逸說彭咸殷賢大夫諫

其君不聽投水死

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

美以鞿羈兮，

以正義指導國家

謇朝諝而夕替

諝諫替廢

既替余以蕙纒

兮

又申之以攬茝

朝所諫正施行的政

治夕就被他們廢了蕙茝都是比譬美政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右第八段

說他去後所建

設的政事都已替廢但他寧死仍說他的政策是好的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執政者恍惚不明大勢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

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

置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

度

暗指那般講翻秦政策的恇

鬱邑余侘傺

失志

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

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不願附和

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屈心抑志兮，忍尤而攘

取

詢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

厚。右第九段。自述他政策失敗，因為寧死不願與吳黨結合。

悔相視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此恐是

忽然悔悟，召回屈原，待其歸，屈原亦欣然回車，以為行迷未遠，尚可補救。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

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恐是召回以後，中間又生別種障礙，所以屈原仍願退隱，不與政專製芰荷以

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

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之光明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

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衆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

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右第十段。懷王召回屈原，仍

退處漫游，自謂如不能行他政策，雖死亦不願在位。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重復之意其詈予。曰鮌縣婞直很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

汝何博謩直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蒼葭蒹三物皆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

服。判別衆不可以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瑩獨而不余

聽。右第十一段女媭舊說是屈原姊嘗其不當與衆立異惑遭禍害

依前聖以節中折兮，喟憑心心任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舜而陳詞。

啓禹九辯與九歌皆禹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

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大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汜寒相混混又貪夫厥家。

澆寒子促身被服強圉召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

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紂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祇敬

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邪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

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有德此瞻前而顧後兮，相視觀民

之計極。觀民意所歸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嗚危余身而危死兮，覽余

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非時進善當然有禍曾歔歔懼余鬱邑憂

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茹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右第十二段屈原因

賁罵說他不合處世道理他又把前聖的事來折中歷觀古時與亡的例子必
是行義行善的纔能夠使得天下太平為人民所歸所以他們相信他所見的

是不錯，死也，不足悔，道是他折中所得的結論，末後又嘆時機不好。

跪敷衽前衣以陳詞兮，耿明吾既得此中正。顯調於古聖之前，實證他所守的是中正之道。駟玉虬以乘

鷖屬風兮，溘埃塵風余上征。朝發軔輪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崑欲少留此

靈瑣此喻國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御日弭節按節徐步兮，望崦嵫日所入之山而勿迫。

路曼曼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求索他的理想國家飲余馬於咸池日浴處兮，總余

轡乎扶桑。日出處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優游之意前望舒御使先驅兮，後

飛廉伯風使奔屬。鸞鳳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繼之

以日夜。飄風屯聚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逆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駁亂陸離

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時曖曖曖曖味其將罷兮，結幽蘭而

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一小段朝吾將濟於白水出崑兮，登

閬風崑崙山上而縹緲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神女溘忽吾游此春宮東方

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神女侍者之可詒。贈吾令豐隆師

乘雲兮，求處妃。伏義女，謂洛水為神。之所在。解佩纒，帶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人以為理。紉

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所出兮，朝濯髮乎洧盤。

出崦嵫之水。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上

第二段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國名，有娥女，契母。

之佚女。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

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自適，係自往意。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帝之先我。言鳩鳩不能

叫他去作媒，鳳凰又受了高辛之託。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

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妻。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重述第一小段末兩句。閨中既以遂遠兮，總上求哲王又不

寤。總上求見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無可容身處。右第十

三段。這一大段是屈原自述他的志願，是要根本改造楚國，達到他理想

比要用皇道求國家的方法，四段好比用帝道求有娥女，好法子，他上天去見上帝，好

好四都比要用霸道，但是第一帝開見阻第二第三身，想

索蘆茅以筵簞兮，

蘆茅，靈草。筵，小折竹。曰筵。

命靈氣

古善卜

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

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汝指楚國

曰勉遠逝而無狐

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汝，此指屈原自身。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楚國

世幽昧以

眩曜

昏亂

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

指楚人

其獨異。戶服艾

草，以盈要

腰

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

玉美

美之能當

且能辨美玉價值，安蘇

取

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右第十四段

靈氣說風原既

有這種本事，可以到別國去活動，何必老守楚國，因楚人好惡是與衆不同的。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

殷時神巫名

將夕降兮，懷椒糈

椒，香物。糈，糯米。

而

要之。

再求其決

百神翳

蔽

其備降兮，九疑

山神

其並迎。

皇剡剡

光

其揚靈兮，告余

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

湯禹儼

敬

而求合兮，摯

伊

皋陶而

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說傳

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齊威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備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鶉鴉鳥名當秋始鳴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右第十

五段 巫咸也勸風原游歷他國以行其志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蕙然而蔽之。惟此黨人楚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續

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

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無特操余以蘭為可恃兮，

羌無實而容長。虛有其表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愒淫兮，

椒黃茶又欲充夫佩璋。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敬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

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皆香草名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

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歇和調度以自娛兮，調度猶音節度聊浮游

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右第十六段 此段大約是說楚國雖不可居列國他國也

不能去從前我本有一種臆說以為離騷中椒蘭等都是比喻國名這段別

解法都有些難通所以把我的臆說寫在下面從前的椒蘭字樣也可適用這

論

新

詞

楚

論

向來的計畫對外是要繼續前王的國策，就是蘇秦合從的法子，來抵制國辱。現在齊國都已經軟化了，再到他國，又有何益？所以要聯齊，所以說余以關為可恃。游歷消遣，遠慕仙真，汗漫之樂了。衆芳即指衆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鋪兮，精瓊璆以爲

糧。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迂

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音朝發軔

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和忽吾行此流沙

兮，遵赤水在崑崙東南而容與。磨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四方之帝少峰使涉予。路修遠以

多艱兮，騰衆車使徑持。一作持林四仲說徑持是藉衆力隨路而持其危所以渡之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

海以爲期。屯聚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軾音犬殿內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

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遠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媮

樂。陟陞皇天之赫戲光明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促局顧而不

行。右第十七段此段是承上列國都不可往他將要游于崑崙赤水又隨懷本

國不忍去的意思表他的愛國之心。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

咸之所居。右第十八段四方都不能往遺世絕俗獨求安樂又有所不忍他這種理想的美政既無從實行止有從彭咸而去了。

這離騷經是屈原的自序，是古代一篇大敘事詩。是南方平民文學的特創著作。

現在只老老實實將他略註出來。至於從前人的那些批評解說，我暫且不管他。

說到屈原作離騷的時代，史記敘述得不大明白。我想新序把作離騷的時期，敘

在使齊以後，是可信的。屈原在懷王的時候先被流放。到襄王的時候，又第二次

被放。這離騷決定是第二次被放以前所作的。

第五章 屈原的思想及其影響

屈原的思想，就是楚詞的思想。屈原的影響，就是楚詞的影響。所以我要單提出

屈原的思想及影響來研究一下。

屈原的思想淵源，無可考證。他似乎同北方思想，沒甚麼接近。他的學術恐怕不外完全的『南方化』。受楚國幾個道家，墨家，法家，巨子們的影響。看他政治上的經歷及主張，也好像是個講刑名法術的人。我們在楚詞當中，很容易發見他兩種思想的特徵：

第一種 愛國的思想。

第二種 超人間的思想。

現在我們先研究屈原的『愛國思想』是怎麼樣？

大凡要研究一個人的思想，先要研究他的人格。屈原的人格，是創造的，自信的，自決的。離騷經上說：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沾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鄉。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你看屈原這種創造的、自信的、自決的精神。他又是王族，又曾參與內政外交的事。他那種愛國的感情，當然是很熱烈的。我且用劉向分別經傳的法子，引楚詞的話來證明他：

（經）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欲少留此靈瑣

留此國脉

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

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將設法挽回國運的意思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曲顧而不行。

（傳）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哀郢）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同上）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同上）

道卓絕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冥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折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抽思)

屈原愛國心甚熱。他推究楚國所以壞到這個地步。一種是怪楚國的君的不好。一種是因爲他自己沒有拿到政權。楚詞中不少刺君之詞。

(經)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荃王指懷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怨靈修指執政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傳)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抽思)

茲歷情以陳詞兮，蓀指君詳伴聾而不聞。(同上)

所以顏之推說屈原顯暴君過。但屈原又以其君不賢，就應當讓位，免得把國事

弄壞。特稱美堯舜讓賢的事。

(傳)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哀郢)

這就是說小人不曉堯舜傳賢來治國的道理，反說他不慈，不肯傳子。因為屈原自己想救國，但如何能驟得大權。只有兩個法子。或是楚君有那種讓賢的美德，或是衆人能夠擁戴他，他纔有所展布。楚君讓賢，既是無望，國人亦不知他。所以他又說：

(經)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鄉。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既不見知於楚國，又不見知於國人。他的長才也無用武之地。所以止有一死。自來楚詞被那些北學派的迂腐先生註壞。單把屈原看成個忠臣義士。所以句句都說是喻君。篇篇都說是諷諫。好像屈原因爲上一兩條陳給楚君，他不肯用，竟投水自盡了。像這樣說，屈原豈不是呆子。恐怕錯看或小看了屈原罷！屈原是一個未得大用的政治家。是一個很有野心的愛國者。他的思想言論，在這幾

篇殘缺雜亂的楚詞以外，必定還有許多，不過我們看不見了。至於屈原富於愛國思想的來歷，據我推論起來，也有假定的三種理由。(甲)民族的思想，同地理也有關係的。古代揚子江上游的南方民族，住在山水湍急的地方，交通又不便利，極容易保存那種褊狹的地方思想。從好的方面說，也可以成就一種剛決的愛國心。你看北方都是平原大漠，他傑出的人物，多半是和平的，博大的，有系統的。南方的傑出人物，多半是激烈的，深峻的，不規則的。屈原久居楚國沅湘巫黔的地方，以他那樣聰明活潑的人，他的愛國思想，自不無也受得有這種地方感情的影響。(乙)屈原本是王族，在國勢危迫之下，這種愛國思想，更容易發生。他如果不曾在政治上試驗還罷了，又因歷辦內政外交，總是自己覺得未盡其才。所以時時要引起他的愛國衝動。(丙)屈原好像是個驩喜音樂的人。他流放的時候，想來不斷同一般平民遊戲取樂，看他能夠改定九歌那種祀神的歌曲，自然於音樂一道，很有研究。說到那時南方音樂，與北方的甚麼韶、濩、雅、頌之音，定

是大相懸絕。據呂氏春秋說，古代南方民族，早就有一種南音。是夏禹時候塗山氏女所造。史書上又說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是用的巴渝之音。或者這南音的聲音，是極激昂抗厲，最合於軍樂的。屈原的時候，楚國所傳的音樂，依他地理看來，應當是南音了。這種激厲的音樂，更足以鼓舞人的志氣。同屈原的愛國思想，也是有關係的。我們再要問屈原這種愛國思想，於後來的影響如何？

我在此預先答復一個斷案，說屈原的愛國思想，於後來的影響，是很大的。

拿了一部可解不可解的楚詞，看來好似平淡無奇。說他從前有多大的影響，好叫人不能相信。這是因為我們住在現在的時代，把從前的事實忽略了。你想幾千年來相承不斷的個人紀念節，就是堯舜禹湯都辦不到。戰國時候，有多少有力的君王，自古以來，有多少為國自殺的志士。却是問他們是甚麼日子死的，誰簡記得。單是屈原得到這種巧而且幸的際遇，弄到個五月五日平民社會永久的紀念節。這是容易的事嗎？照事實講起來，離騷不過南人一種詩歌。不像北方

那部詩經，周朝本是教科書，漢朝馬上又設了博士，要曉得他那時候一部書的流傳，是大大不容易的。用簡牘就有手刻的麻煩。記章句就要背誦的真確。如是他沒有真正的價值，那部書早就湮滅了。秦始皇那樣的權力，他同博士們做了許多游仙詩。現在一首都沒見。所以廖季平先生也覺得這事奇怪，竟想把全部的楚詞，送給他們。究竟楚詞並不是甚麼專門之學。自從屈原做了離騷這種歪詩，偏就有宋玉一般弟子，從他學習。後來又有那些人，模倣楚詞的體格，來替屈原追悼。爲甚麼他感勢那樣大，到底理由在那裏？

我想當年楚詞的好處。第一種在他的音節，第二種在他所合的樂，第三種在他歌唱時那種姿勢。（或者是近於舞蹈，及後世戲劇的動作，最後纔是他的文詞。現在前三種都沒有了。單剩下這不實不盡詩賦一般的句子，怎麼能完全看見他的好處呢！他那音樂，姿勢，合攏起來。料必能興奮人一種特別奇異的情感。這是屈原適用南方固有的音樂，文學的材料。來幫助他愛國運動的。是要振作

楚 詞 新 論

鼓舞楚國的國民，來做那創造事業的。當中屈原恐怕也費了許多苦心。可惜楚國亡得太快，他那殘餘的氣勢，尚可以報仇革命，到底把秦的帝制推翻了。這影響還算小嗎？大凡有國民文學的國家，是不會亡的，就亡了也馬上要復興的。你看秦滅六國，是一樣的慘痛。祇有在楚國聽見那『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話。屈原在生的時候，我們由楚詞上看見他那種劇烈的政治熱。不曉得他做了多少的無名愛國運動。及到他新聲楚詞一成，大家立刻承認了他發明的資格。不久就流傳全國。將這種『文學化』『音樂化』的愛國精神，嵌入國民腦海之中，使他無論何時，都是躍躍欲試。畢竟做了倒秦的先鋒。屈原死後，尙成就這一件大功，真是納罕的事。我們雖不曉得楚聲是怎麼樣，但他那種聲音的特長，必是能激動『渾侖的直覺魔力之實現』。我是用法國拍格森索列兩先生的術語所以暴秦權威正盛的時節，陳涉一般人，就會不計利害的揭竿而起。也挂了張『楚』的招牌。其餘秦末那些革命黨。總有許多都好楚聲。我們還可以找出屈原兩個私淑弟子。一個是

項羽，一個就是漢高。他們兩個祇傳了兩首詩，都是學楚詞的。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項羽垓下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漢高大風歌）

漢書說高祖最好楚聲。他的房中樂也是楚聲。但那安世房中歌，不免就是楚聲中之帶有『北方化』或『雅頌化』的了。

楚聲那種激昂抗厲，自然能夠鼓舞革命的精神。所以楚漢間革命的大人物，都是好楚聲的。漢高是成功的革命家，不必說了。即漢興失敗的革命家，如吳王濞，淮南王安，都曾經造反。也有楚詞的嗜好。吳王濞招集嚴忌那班善楚詞的人。淮南王也為離騷作傳。楚詞在當時沒有成爲禁書，真算是萬幸的了。

漢武帝是雄才大略之君，漢宣也是中興明主。他們都好楚詞。大抵楚聲激動力最強。所以能夠振作的人，都歡喜他。直至王莽劉歆以來，專重北方思想。那

關於南方文學的楚聲，漸漸東之高閣。那時屈原復仇倒秦的志願，早已完畢，那種『懸記』和『加持』的勢力，自然也應該消滅了。

太史公總算屈原半箇知己。他曉得屈原是個特別人物。所以把楚國政治上的大事，許多都寫在屈原傳內。但是他似乎總疑心屈原這等有本事的人，爲甚麼不立刻把楚國弄好。讓他亡國。他又親見那些好楚詞的新革命家，如吳王濞、淮南王安之類，都沒有成功。他以爲這是地理上的關係。所以他有意無意，在史記上定了一條不通的公例。說『起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必於西北。』好像南方的人不能做建設國家事業一樣。這却不免拘墟之見了。

現在我們再要研究屈原的『超人間思想』是怎麼樣？

人類的思想，是兩面的，越是急進的人，越容易有消極的見解。我們在屈原的著述中，也是一方面看見他熱烈愛國的感情。一方面看見他虛無出世的說話。拿楚詞來證他：

(經) 馴玉虬以乘驚風兮，溘埃風余上征。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醴音樂玉屑以為

粢。為余駕飛龍兮，雜琮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余將遠逝以自疏。邇吾道

乎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傳)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

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比壽兮，日月齊光。(九章涉江)

順凱風南風以從游兮，至南巢朱雀所居而一息。見王子王子喬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

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外兮，其大無垠。無滑亂爾魂兮，彼將自然。壹氣

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執清靜無為之先。閑情欲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遠游)

屈原生於楚國，那楚國是道家的策源地。所以這種超人間的思想，是容易

楚 詞 新 論

發生的。離騷經中，他所說的驅駕雲霓，飛騰鸞鳳之游，與靈氛神巫之占。連篇累牘，已是一派超人間的話。大概要超人間必先厭世間，所以天問，卜居，漁父，等篇，都說世間不好。世間既不好，就要涉想及於神祕。如九歌，招魂，大招，便全是「神祕化」的文學。祇有遠游一篇，專說超人間。包括修仙的道理，所以屈原二十五篇。超人間的思想，佔其大半。無非受南方學派中道家的影響罷了。

九歌中所祭的神，沒有與詩經相同的。可見那時候民間所奉宗教，南北本不一致。且有些女神在內。又祭山鬼。他全部祀典，必有可觀，可惜不能詳考了。那迎神之詞，都是十分婉約華美的。

戲曲最初起原，必是一種「神祕化」的東西。因為他們祀神之時，都有巫祝，要舞蹈迎神，以歌節舞。隨時加些熱鬧物事，來助興趣，就成戲劇的雛形了。你看北方那堂皇雅頌的詩歌，決不會發生後來這種繁複的戲曲。所以戲曲大概是起於南方的。即如招魂大招，他敘述中夾雜許多奇怪形象，也是預備歌唱的時

候，演他各種姿勢，聳人觀聽。以後漸由神祕而進於人事。離騷是自述體，卜居漁父是對話體。恐怕都是南方劇曲的濫觴。

楚詞文字最美的，亦在那『神祕化』的歌詞當中，九歌，招魂，是頂出色的。他那種美，一見就如寶氣珠光，不可逼視。好比大雕刻家，新琢的名玉神女，你乍一望見，便覺得神情畢肖，他全體之美，都湧在眼前。但你如一枝一節，拿來推敲，他那美也就不見了。

第六章 楚詞評論家之評論

附註家

楚詞本是代表南方文學的，屈原的思想，與北方學派的思想，是不同的，從前已經說過。但是楚詞這部書，自漢以來就被那一般『北方化』的學者，任意的批評註解，把他的原意都失了。所以我把那楚詞之祖離騷經一篇，另下新釋，已見上章。古來那些評論或註釋楚詞的人物，大半都與屈原同牀異夢。本沒有拿他來研究之必要。但亦不可不約略加以論次。稍見源流。

漢武帝好楚詞。淮南王安，是第一個奉詔爲離騷作傳的。史記屈原列傳中間論離騷一篇，大半采取淮南王的原文：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諫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旨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諫。擢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這算是評論離騷最早的文字。但是說離騷何必扯到風雅。雖是稱贊屈原，也有一半文不對題。但這已是楚詞評論中見識最高的了。

再看班孟堅離騷解序的話：

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遽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數責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懟忿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

班固就完全拿北學派的見解來批評屈原了。看他明說離騷所用材料，非經義所載。這豈不是南北學派根本上本有區別的吗？揚雄擬了儒家的許多書，到離騷他就要做篇反騷。也因為他們宗旨本來不同。東漢時候，出了個王逸，他纔想和屈原辨護。他說：

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

楚 詞 新 論

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

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實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騶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臯陶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王逸說得屈原離騷，完全與經義相合。到底還是用北派的眼光，硬將屈原引爲同調。此是東漢時經生的習氣。他那章句，尤多穿鑿的地方。但在當時很能迎合潮流。所以王註行而他註就廢了。到了劉勰，他對於王逸這種比附，有些不大相信，他又取個調停的態度說屈宋楚詞，中有四樣同於風雅的，有四樣異乎風雅的，結果下了一個斷案：

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文心雕龍辨騷）

對於王逸註的懷疑，也不止劉勰一個。顏之推仍是不以屈原爲然。他說：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顏氏家訓）

劉子玄史通，又要做個折衷之論，說刺君也是好的。

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

子玄本來是個史學家，所以他要舉出那春秋書法不隱惡的道理。來代屈原解釋這個大不敬的罪名。他又「拿屈原來比比干，一個是殷同姓，一個是楚同姓。都是大大的忠臣，遇到孔子，定要將他與三仁同稱。」但是他又說「屈原能夠憂國之憂，又能夠樂天之樂。他那遠游篇，獨知道老莊孟子的大過人處。」看他好像也有要超出古來北學儒家派的批評立腳點的意思，可惜仍祇有一半。不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罷了。

到了宋朝，有個洪興祖，代王逸章句作補注。除增補一二名物詁訓以外，沒有甚麼發明。朱子出來，作一部楚詞集注，他却曉得南北學派的不同，也曉得屈原是南派之宗。楚詞集注序說：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中略）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醜儒莊士，或羞稱之……

朱子又曉得王逸章句的附會牽強。他說：

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名物詁訓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曲引旁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朱子集註中於王註的附會牽強，是正得頗不少。總算註解當中一部頂進。

楚 詞 新 論

步的書。但是他到底是一個北學的老先生。他所講那些『大義』的地方，免不了仍用他儒家的主觀見解，所以也是不能澈底知道屈原的真意。到明以來有那種『高頭講章式』的批評派。他們把一部楚詞，批得花花綠綠。段落字眼，標得醒醒活活。像清康熙間林西仲的楚詞燈就是這一路。他們固然也有助於初學。把楚詞那整大段的美，完全失了。這種更無甚麼十分研究的價值。

總而言之，楚詞在先是音樂，姿勢相合，有那種渾侖的魔力的直覺的表現。這樣氣概。到楚國報仇倒秦以後就失掉了。還剩了他的聲音。後來楚聲也亡了。單剩了這錯亂不完的文詞。又被歷來一般北學派的註家註壞。是很不容易整理的。在下不過匆匆供給一點初步的理想，請好讀楚詞的先生們，研究研究。

